

編 後 語

這個學術審查忙碌的季節！

這是一個學術審查忙碌的季節，叫苦之聲如遍野過勞之牛喘！

國科會中文學門研究計畫申請案將近 500 件，每件需要 2 個人次的初審，則初審合計約需 1000 左右的人次。國內與中文學術領域相關的期刊約有 90 種左右，每種期刊每期的來稿，假如平均以 10 篇計算，每篇需要 2 個人次的初審，則初審合計約需 1800 左右的人次；而以上兩項尚不計第三審及複審。全國各大學中文系及台文系大約有 40 個左右，都設有碩士班，一半以上設有博士班。假如平均每系所每年畢業 5 個碩士生，每個需要 3 個人次的口試委員；2 個博士生，每個需要 5 個人次的口試委員，則口試委員合計約需 1000 人次。還有各校中文系、台文系的教師升等，平均每校系以 2 個去算吧！每個升等人至少經過兩次校外審查，每次需要 2 個人次的審查委員，則審查委員合計約需 300 人次以上；這還不計技術學院通識中心語文共同科由教育部主辦的教師升等案。而新聘教師案的外審也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其數難以估計。甚至，研究所招生的書面審查資料、研究生的期刊稿件、論文撰寫計畫大綱、學術獎勵的論文等，每件都需要 2 個人次以上的審查委員。請數字頭腦清楚的人算一算吧！這麼數目龐大的審查案，全由中文學門的教師自己承擔下來。而越資深、越有聲望的學者負擔越重。

於是乎，到了這個學術審查忙碌的季節，叫苦之聲就如遍野過勞的牛喘！不過，我們要問的是，中文領域的學術品質果真因此提高了嗎？

碩博士學位論文考試，平均每件 10 萬字以上，假如認真負責的委員，約需 10 幾個小時去閱讀，2 個小時以上的現場口試，近途者交通時間約需 2 小時，遠途者則

需 8 小時。換言之，每個學位考試案件，每位委員約需耗費將近 20 小時的工作時間，待遇是 1000 元。教師升等案，平均每件也多達 10 萬字以上，甚至 20 幾萬字者亦屬常見。事關別人前途，不可「草菅人命」！如果委員能如此體貼而認真審查，每件至少需費 10 幾個小時閱讀，2 個小時以上撰寫審查意見書。審查費約 3000 元。國科會研究計畫案及期刊論文審查算是比較省事，假如認真閱讀，並撰寫詳切的審查意見書，平均每件約需 5 小時。審查費從 1000 元到 2000 元不等。

以人文領域來說，學術審查的待遇，不如一般家庭理髮師遠甚，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的工資！學術之賤價由此可知。學者大約只能自我安慰曰：「為學術理想，我們只能默默奉獻。」然而學術與教育領導階層，不是鎮日強調知識經濟、資源競爭，叫每個學者都該像商人一樣現實功利嗎？既然領導層硬要把學術環境搞到這麼現實功利，那就徹底的現實功利吧！教育部對學位考試及教師升等審查案待遇的規定，每件至少應該提高到 10000 元以上，才比較符合追求知識經濟效益的理念與政策，講什麼文化、學術、教育理想呀！這種劣質不純的迷幻藥，有效嗎？其實，學位論文考試費之所以訂得那麼低，恐怕是理工學科出身的學術、教育官僚，根據其學術領域的經驗所訂定出來的。一篇理工科的學位論文，多不過一、二十頁，少則幾頁而已。這如何與人文學科動則二、三百頁的學位論文，不同工而同酬呢？台灣學術界的確長期存在這種掌權者缺乏對學術領域差異的瞭解與尊重的現象，知識分子之不知「怨」道也久矣！

這種學術環境，學者們擔負過多的審查案件，而待遇又不如理髮師，大約會有三種態度：一是能拒絕就拒絕吧！尤其是學位考試及教師升等案；二是來者不拒，卻又件件都本著一貫認真的態度，費心費時審查；三是來者不拒，但是隨便啦！反正不過形式而已，閉著眼睛寫幾句話，給個分數，不就行了！

以上三種態度，第一種能拒絕的大多是資深而既有學術成就的學者，不過也別怪他們硬心腸，這種辛苦又報酬極低的差事，掌握制度大權的教育部長及大學校長樂意去做嗎？假如他們都不樂意做，有何理由勉強別人去做！何況資深教授都年事已高，他們為教學、研究已夠忙了，總該顧慮自己的健康呀！那麼，我們就看到學術審查的工作在往下流動。而第二種既接受又認真者，一方面耗費大量的審查時間，二方面又

要耗費大量的教學時間，三方面更要耗費大量的研究時間，發表足可應付量化評鑑的論文，其結果是樣樣都讓自己滿意也讓別人滿意者，不是經常處在焦慮狀態，提早耗盡健康，就是因為過量的審查工作而影響研究成果，減低了領導階層所要求的「競爭力」。至於，教學品質受到影響，那也就算了；反正領導階層並不很重視它，學生有何受教上的損失，似乎也沒有誰在意過！大學生的學習風氣很差，早已是眾所週知卻又無可奈何的事。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會是個什麼樣子？誰有心力去管！從大學校長到各級教師，光在量化評鑑的帳面上拼這二、三年的「業績」，都已人人自顧不暇了，誰管什麼「百年樹人」的教育理想！即使如此，全世界恐怕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大學教師比台灣的大學教師更「偉大」；待遇不高，教學時數卻倍多於他國，還被強力要求研究成果必須具有全球競爭力。而學術審查案件如此大量，其他服務工作更雜項繁多，真可謂無所不能。這只要將各大學所設計的評鑑辦法及表格攤開來看，就知道台灣的大學教師「偉大」到什麼程度！至於第三種「隨便啦」的審查者，也很難說他錯，一則以商人的報酬率衡量，區區 2000 元，還不及商場上一樁顧問案 10 分鐘的諮詢費哩！當前的環境，不是已將學術商業化了嗎？那就應該給個合理的報酬率呀！二則很多審查已的確流於「形式」，誰真的在乎或能識別學術品質呢？黃鐘與瓦釜，早已不辨！從古來歷史觀之，假如當政者以虛假的形式責求百姓，則百姓也必以虛假的形式應之，終而舉世皆偽，僅存一張粉飾的面皮，以至文化衰微，國家覆亡。深讀歷史的人，都會同意我所言不虛。

這樣的學術環境何以致之？表層的原因明顯是，教育政策過度強化形式性、標籤性、短程性的學術成果量化評鑑。深層些的原因是教育、學術領導階層的心理，只求任上數年之「業績」，以應付大學盲目的競爭，卻很少有領導者能不畏時勢，卓識遠見，深察人性，而果以「百年樹人」的教育理想為念。更深層些的原因，則是執政者的「社會控制」與「標榜政績」的動機。前者，現在的政治環境，既不能以「思想問題」直接控制大學，但又不肯放棄對大學的控制，因此改以「經費」為餌，「評鑑」為鉤，讓大學皆入我掌握之中。後者，真正的學術是總體文化結構的上層建築，其成果非如蓋大樓、闢馬路、拼產業那般速效而明顯，植根的文化發展往往需要幾十年才能看見成果，如何用以贏取幾年一次而事關政權爭奪的大選？拿表面的「數據」來唬

唬外行的選民，那就容易多了。為了爭奪政權，什麼都可犧牲，何況看不到、摸不著的學術品質。這就是台灣式的「民主」。

因此，提升「高等教育學術」，其實也不過是一種政治策略；甚至就如當年國民黨執政年代的「復興中華文化」一樣，只是冠冕堂皇的口號。口號喊得最響的人，何嘗有幾人真正關心並且懂得文化或學術！

就我這些年的觀察，大學如此繁密的評鑑與學術審查，在論文數量的提高上，的確成效明顯。很多大學校長也以此炫耀自己的業績而沾沾自喜！然而真正的「品質」提升了嗎？每個摸著學術良心的學者，都心知肚明。其實，一個認真的人文學者，一年之中能寫出一到二篇約 20000 字，對學術實有貢獻的論文，這種研究成績不僅合格而已，更已值得讚賞了；然而，從各校算篇計點的評鑑來看，卻大約只是及格邊緣而已。因此，有些聰明的學者為了在「量」上表現更為亮眼，一篇論題拆成二篇去寫，或儘量找些簡單而容易處理的問題來寫，反正要刊登在有審查制度的期刊也不是那麼難的事。因此，生產量提高了，卻有一半以上的論文徒然耗費學者的精力、時間以及審查費、期刊印製費而已。假如說，真有什麼貢獻，大約只能說對出版業的生意有些幫助吧！

這種現象，我所觀察體會到，最讓人憂心的，其實是學者——尤其年輕學者，在學術研究上由於承受過多的壓力，不斷被領導階層以評鑑為利器，甚至以限期升等為威嚇，而逐漸喪失出自內在動力，以學術安身立命的價值信仰。很多人想的是，能應付過去就好了。有些比較邊陲或次流的學校，跟著台清交等大牌學校起舞，有樣學樣，猛搞形式化的評鑑，不管老師的教學負擔有多重，壓迫他們一定要提國科會研究計畫，每年一定要生產多少論文。這無疑是「為淵馘魚」，教師們對學校怎麼會有歸屬感？有辦法的誰還留著不走！其實最高明的領導，就是使得真正的人才「近悅遠來」！但是這麼簡單的道理，現代很多大學的領導者卻不懂了。

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之下，本學報這期收到十幾篇稿件，也不算太少；但經匿名審查後，能用的稿件還不到一半，退稿率不算低，然而這並不就表示學術品質提高了。那些什麼什麼「率」的數字，真的無法對不能以數字表示的學術「品質」做什麼證明。人文學者該醒醒吧！別跟著那些腦袋裡只有數字的「機器人」玩花樣。學術品質

如何提升？必須回到「人」的本身，回到學術教育的本質，做些深入的反思，想些可行的辦法，那才是正道。尤其面對當代的學術思潮，如何既繼承傳統又有現代化的問題視域與方法？如何讓學者有更大的內在動力與從容的時間專心致志於學養的累積？如何在文獻基礎、方法學、英文能力等方面加強研究生的教育？如何因應新的知識年代而徹底改革中文系的課程結構？凡此種種，都比應付評鑑，更該費心費時去思考、實踐的根本問題。大環境固然對人文學術不利；但是人文學者的主體挺立不住，缺乏反思與創造，不肯發聲建言，恐怕才是最大的危機。

本期繼續推出「人文學新視域」的開放性專欄，刊登了年輕學者侯雅文助理教授的論文，從社會學的進路提出「文學流派學」研究的新視域與新方法，很具有創發性。另外，上期剛推出的「學術新秀專域」，專供研究生投稿，本期經嚴格審查後，選刊了二篇優秀之作。希望這個專欄，對培養學術新秀能發揮功能。

在我的認知裡，編一份期刊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運用這個媒體，主動、積極、切實地達到開拓學術方向、提升學術品質的目的。至於它的優劣，長遠觀之，自有學術社群的體察與評斷；那已非編者所能計較、造作了，就由它去吧！

淡江中文學報總編輯 顏崑陽

